

· 李茂仁 ·

空軍的味道

轉眼間，在空軍已邁入第十八個年頭，隨著年資的增長，最近與同學、同事碰面的話題，常常圍繞著退伍這檔事。不論是未來職場第二春的生活安排，或是解甲歸田後的生活安排，見面後都要熱烈討論一番，畢竟那都是我們每一個人遲早要面對的事。

談起退伍，想起前些日子在不同時間、不同地點遇見了兩位空軍的先進。第一位年紀已接近半百。遇見他，是因為到臺北開會，心裡頭著急，要趕上開會時間，路上隨手攔了部計程車。或許司機注意到我穿著空軍軍服，階級也不高，於是對我說話的口氣並不算客氣。談了幾句客套話後，他道出他是空軍防砲單位退伍的前輩，官拜中校。接下來的二十分鐘，祇見他面紅耳赤，近乎咆哮地在駕駛座不斷地咒罵空軍，批評空軍的政策、空軍的制度，一股腦地說空軍是如何地對不起他，他憤怒的情緒，就像臺北尖峰時刻的交通一般，糾結成一團。空軍對他而言，彷彿是他這一輩子最大的敵人，加入空軍是他一生最大的錯誤。

另一位學長可就大大的不同。我在值日官室與他交接任務時，知道他已規劃於九十九年元月退伍，隨口問了他的退伍規畫。祇見他興奮之情溢於言表，歡歡喜喜與我分享將要退伍

的心情。言談之中，最讓我印象深刻的，是這位學長雖然升官之路發展不盡如意，但他對空軍充滿了感恩。對我說話的同時，學長雙眼望向辦公室外，看著周遭的樹木、指著營舍和道路，訴說著如何捨不得離開這地方；捨不得離開一起打拼的同事；捨不得離開我們的空軍。這位學長感謝這份充滿意義的工作、感謝空軍對他的栽培、感謝空軍讓他虛度此生。

這些日子，我常想起這兩位空軍先進。兩者對照之下，我由衷地同情第一位學長。我的同情並不是因為他為了生計而開計程車。而是為了他對軍旅生涯所下的定義而難過。軍旅歲月漫長如二十年，當中必有不如意事，例如難伺候的長官、難相處的同事、難以達成的苦差事，道路中必定經過許多挫折，但我相信那祇是生涯中的一小部分。這些日子中一定有很多值得珍惜，值得一生懷念的事物，也許是袍澤情誼，也許工作歷練，它們值得在我卸下戎裝後細細回味。千萬不要將難過經驗無限上綱、無限擴大，使「懊惱」兩字籠罩了我們的寶貴的空軍生活點滴。

試想，我們在二十歲出頭就任官，加入了中華民國空軍大家庭。在這團體中學習、受挫、成長與付出。在這服務二十年的日子，我們曾經年輕力壯，完成各項各式各樣的任務與挑戰；我們也會感歎，工作壓力與困難讓我們難以喘息。但不論是苦是樂，在空軍的歲月都應是我們一生中最精彩的一段，人生能有多少個二十年呢？該如何看待它呢？

我真得很幸運，讓我遇到第二位學長。他讓我見到感恩的典範，讓我知道接下來的數年，我應該以什麼態度來面對我們的大家庭。雖然我離退伍的日子尚有一些時日，但我已經開始想像，將來我要如何對我的下一代，說出我

在空軍的人生故事，酸甜苦辣，五味雜陳。但我一定不能像第一位學長一般，僅讓懊悔苦惱一味，滲入了我們精彩人生，反而走味走調。我要和我的家人、朋友、同事一同分享我在空軍的苦與樂，我要用力地記下來、走下去，因為我深知道它將會是一罐好酒，愈陳愈香。

· 彭興仁 ·

看圖講古



一九一一年初首次的空中投彈試驗，由陸軍的克雷士中尉（左）與飛行員菲利浦·帕梅利（右），駕駛特B型機執行。

